



国韵小小说



...

上海图书馆编

战太平

中华传统军事小说十五篇

生活·讀書·新



国韵小小说



：

上海图书馆编

战太平

中华传统军事小说十五篇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太平:中华传统军事小说十五篇/上海图书馆编.

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8.1

(国韵小小说)

ISBN 978-7-108-05018-2

I. ①战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小小说-小说集-中国-现代 IV. ①I246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0124 号

责任编辑 成 华 徐旻玥

封面设计 米 兰

责任印刷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50 毫米×900 毫米 1/16 印张 11.25

字 数 98 千字

定 价 29.00 元

编者的话

近一百年前,一批通俗浅近、装帧精美的“口袋书”陆续面世,是为“小小说”系列。其内容多依托古典小说名著改编,文字浅显,材料活泼,更有鲜明悦目的精美封面助人兴味,既可供文学爱好者品味消遣,亦是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民众教育的流行读本。惜历时久远,今多已散佚。

为“复活”这批优秀的传统文化读物,特搜集上海图书馆所藏共九十余种“小小说”,略据内容分为六册,凡军事、历史、武侠、志怪、世情,涵盖各种类型,集中展现了我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发展水平与艺术特色。

为便于读者阅读,现将原书的竖排繁体转为横排简体,修正了其中的漏字、错字、异体字,并根据现代汉语语言规范对标点符号进行了统一处理。必须说明的是,编者仅就明显的语言错误做出修正,在文从字顺的前提下,尽可能保留了特定时代的语言风格。

当然,也由于时代的局限,书中存在一些与当今理念相悖之处,考虑到还原作品原貌,均视作虚构文学素材予以保留。读者阅读此书,当能明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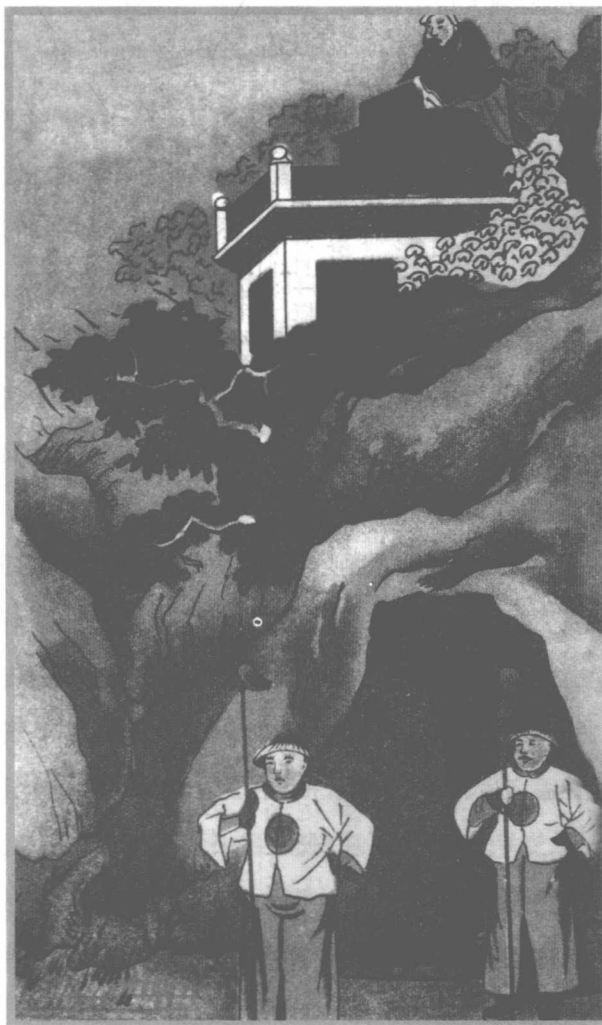
164	152	140	128	116	104	92
癞头和尚	刀王	濠山大战	战太平	三犀牛塘	采石矶	挑滑车

目录

81	70	58	45	35	23	12	1
栖梧山	青龙山	潞安州	女将军	八卦阵	狄青平南	大破混元锤	孟良盗骨

孟良盜骨

國韻小小說



孟良盗骨

却说宋朝有一杨六郎，名延昭，乃无敌将军杨业之子，其人智勇俱备。真宗欲封他高州节度使，他不愿受，愿为佳山寨巡检之职。真宗问其何故辞尊居卑。六郎曰：“臣为佳山巡检有二便，一者闻彼处有几员好将，欲往收服；二者佳山乃三关冲要之地，与幽州隔界，欲往把守，使番人不敢南下。故愿居是职也。”真宗允其请，即饬其领军马三千往佳山寨。既至佳山寨，原有官军俱来迎接入帐。六郎下令曰：“今辽兵屡寇边界，此处实控幽州咽喉，汝众人各宜整饬戎伍，谨守烽堠，勿使敌人窥伺，用命者则有重赏，退缩者以军法从事。”众人领命而退。

次日，部下将弁岳胜，因出寨闲行，遥见对面一座高山，乃问土人曰：“前边那一座高山，是何所在？”土人曰：“将军休问那里，说起来胆亦惊碎。”因指道：“转弯一山过去有胡林涧，倚山有可乐洞，洞有寨主，姓孟名良，邓州人，使一柄大斧，无人敢敌，聚众数百人，专一打官劫舍，掠取庄民妇女，不胜扰害。”岳胜听罢，归见将军道知此事。六郎曰：“吾久闻此处有猛将孟良，若得此人归顺，诚壮北寨威风。”岳胜曰：“小将轻骑前往哨探一回，徐定擒捉之计。”六郎依其言，即遣岳胜前到可乐洞。正值孟良部下刘超、张盖与众喽啰，各将金银缎匹，在洞中均分。岳胜勒住

马，佩短刀入洞中，大喝一声。刘、张惊疑官军来到，各自四散奔走。岳胜近前，一连砍死十数喽啰，倒于尘埃，血流满地。岳胜曰：“不如留下姓名，报与他知，好来寻我。”即蘸血大书于壁曰：“寨前竖旗帜，洞口列刀枪，杀死众喽啰，便是杨六郎。”岳胜题罢，径上马回佳山寨去了。

却说孟良回至洞中，见杀死十数人，大惊，问手下是谁到此。众喽啰对曰：“适有少年将军，单骑来到寨中，众人疑是官军，不敢与争，被其乘虚杀死十数人，临去留血字于壁上，大王看了便知端倪。”孟良看壁上所题，乃曰：“吾闻杨家乃有名之将，来日与他放对，定报此仇。”

且说岳胜回佳山寨，进见六郎，道知杀死多人，并血书题壁之事。六郎曰：“若此孟良必来报仇，汝等须防备之。”道声未罢，忽报孟良于寨外讨战。六郎即与岳胜领军二千出城迎敌。遥见孟良生得浓眉大眼，人物雄壮，果是员好将官。六郎马上谓之曰：“君有堂堂之貌，何不归降于我，把守关寨，立功朝廷，垂功名于后世，岂不胜于为寇哉。”孟良怒曰：“汝父子八人弃河东而走中国，今多作无头之鬼。我在此与汝无冤，何故杀吾部下而来相撩耶？若胜得手中利斧，则降于汝。不然，捉归洞中，取汝心肝烹酒，为众人报仇也。”六郎大怒曰：“无道匹夫，辱人太甚。”即挺枪径取孟良。孟良舞斧交还。二人力战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六郎佯输绕平原而走。孟良激怒，拍马追之。岳胜当中冲出，又战数

合。六郎见岳胜敌住孟良，按住枪，弯弓架箭，射中其马，将孟良掀跌于地。众人一齐向前擒住，押赴寨中来见六郎。六郎曰：“已被我擒，肯降否？”孟良曰：“汝暗箭射伤我马，误遭其擒，如何服耶？”六郎曰：“汝既不服，吾放汝去如何？”孟良曰：“汝若放吾回去，必再整部下与汝决胜负。若能擒我，方肯服也。”六郎曰：“今便放汝去，任汝上天下地，俱能擒汝。”遂放起，令人送出寨外而去。

岳胜曰：“孟良贼之渠魁，今幸成擒，将军何以放去？”六郎曰：“吾与此人连斗数十合，武艺不弱，心甚爱之，且今英雄难得，吾欲他心服，收为部将，非徒擒之而已。汝等试看孟良不久又为我所擒也。”岳胜曰：“彼今此去必又整众来战，将军用何计擒之？”六郎曰：“孟良孟良，勇力虽有，终是寡谋。离此不远，佳山之南五里，皆峻岩峭峰，无路可行。汝引骑军二千于此埋伏，敌人若进其中，然后绝其回路。吾自有计较在焉。”岳胜引军去了，又唤过健军五人吩咐曰：“汝几人先往山谷，装作樵夫，待敌人问路之时，汝等便如此如此答应。”军人各领计而行。

六郎分遣已定。人报孟良部众于寨外讨战。六郎即披挂上马，出寨高叫曰：“今汝用心交锋，若再被擒，更无轻放之理。”孟良曰：“此来定报昨日之辱。”言罢，舞斧纵骑直奔六郎。六郎举枪迎之。二人战上数合。六郎拨马往山路而走。孟良曰：“汝复能以箭射我乎？”径骤马追之。六郎且战

且走，赚孟良赶至山中，故做慌张之状，头盔堕落，乃弃马缘山奔走。孟良性如烈火，亦下马绰枪赶去，转过山坡，不见了六郎。良惊曰：“又中其计矣。”连忙退出。忽岩后一声鼓响，岳胜伏兵将谷口紧紧把住。孟良见有伏兵，迤迤投西，入山谷依小径而走。见山岭有四五个樵夫，良问曰：“此处还有路走得到哪里？”樵夫曰：“岩上有一小路出得胡林涧。”良曰：“汝众救得我，愿以金珠相谢。”樵夫曰：“本欲相救，但恐将军不从。”良曰：“只图有生路，如何不从？”樵夫即将麻绳一条垂下曰：“将军把此绳系于腰间，我众齐力吊将上来，将军便可脱矣。”孟良自思：事急且相随，权从其言，未为不可。便双手接过绳头，拦腰紧系。众人用力扯至半岩，即将绳缠缚大藤，不上不下，停而不动。良叫曰：“何故只在半空，不复吊上。”樵夫曰：“将军且少停，待我邀众人来。”孟良听罢，犹疑无定。一霎时六郎引岳胜都到岩上，叫孟良曰：“此一番在天上捉汝，还不服乎？”良曰：“汝诡计算我，非战败之事，要杀便杀，决不心服，除非和你大战一番，阵上擒得我时，方才心死，然后归降。”六郎曰：“且放你去，必须地下捉汝，毋得再悔。”即令军人依前放下孟良去了。

六郎既放孟良，自与岳胜等归至帐中商议曰：“孟良被我连捉二次，彼今不敢再战，必来劫寨，此回捉之，看他再有何辞？”岳胜曰：“将军奇妙计策，非他人能及，只恐彼不来也。”六郎曰：“准定今夜至矣。”因令众人于帐前掘下地坑，

深约五六尺，上用浮木铺定，着军士远远埋伏，只留八九人藏于帐前，候敌人中计，即出擒之。众人依令而行，整顿齐备。是夕，六郎独坐帐中，秉烛观书。将近二更，孟良果领军士悄悄来到佳山寨，遣人探听，回报寨中军士各安歇去了。孟良曰：“今番仇可报矣。”径到寨边，令手下停止于外，自领轻骑杀入帐中，见六郎隐几而卧，更无一人。孟良手提大斧，奋勇向前，喝声“六郎休走”，举斧未落，忽一声响处，孟良连人带马陷入土坑中。帐中健军一齐抢出，用搭钩擒住孟良。带来部下二千余人，被军士围将转来，不曾走得一个。众人押过孟良。六郎谓之曰：“量君见识，出不得我神机，放汝回去，任意召集人马来战。”因令左右放之。孟良曰：“我虽为贼，颇知礼义，只缘顽性未除，蔽却本来羞耻，将军神人也，我安敢不服，情愿倾心侍奉，无他念也。”六郎大喜曰：“君若肯归顺于我，久后必得好名矣。”

次日平明，孟良禀过六郎，回本寨，召集刘超等一十六员头目都来归顺。六郎于寨摆设犒军酒筵。与岳胜等欢饮，至半酣，孟良曰：“离此六十里有芭蕉山，其势极恶，内聚强人，扰乱山庄，专一劫掠放火，官军无奈他何。为首者乃鸦州三元县人氏，姓焦名光赞，性好食人，生得面如赤土，眼若铜铃，四肢青筋突起，满身块栗无数，使一柄浑铁飞锤，万夫莫近。若得此人来降，尤为吾众生色。”六郎听说，欣然起曰：“吾当亲赍空头官诰，招来为将。”孟良曰：“此人至顽，将

军不可亲往，须领部众而去。”六郎曰：“吾以诚信待人，何用兵为哉。”是日酒散已交三鼓。次日，六郎令岳胜守寨，自引骑军数人，单马来到芭蕉山。将近山隘，隘口坐着一人，形容怪异，似樵夫装束。六郎问曰：“此处有芭蕉山否？”其人答曰：“汝是何人？单马来到。”六郎曰：“小可姓杨名延昭，杨令公第六子也。近授佳山寨巡检，闻此处有焦光赞，勇力无双。我特来相招为将。”其人曰：“君要寻焦光赞，吾素相识，君可随我来，引汝见之。”六郎喜不自胜，即随其人进入山中，但见石壁崑峨，树木丛杂。将近洞边，其人曰：“汝且停待于此，我先入通报。”六郎允诺。其人进洞中，一霎时，走出数十喽啰，将六郎捆绑了。径被众人捉入洞中，见上面坐着一人，正是方才引路者，笑曰：“吾乃焦光赞，汝自来寻死，复有何辞？”六郎颜色不动，厉声应曰：“大丈夫视死如归，凭汝如何处置。”焦光赞曰：“吾啖了多少好汉心肝，罕见汝如此倔强。”即令手下吊起，亲自下手开剥。正待举刀，忽六郎顶上显出一道黑气，气中现有白额虎，咆哮掉尾。光赞大惊曰：“此人乃神将也。”即便叫手下放下吊索，亲解其缚，纳头便拜曰：“小可不识好人，情愿归顺。”六郎曰：“君若肯归我，不失官职，胜于为寇多矣。”乃取过空名官诰付与光赞。光赞大悦曰：“手下都来拜见。”吩咐备设筵席相待。六郎正待饮间，忽山外喊声大振，金鼓不绝。喽啰报入寨中。光赞与六郎出洞视之，乃岳胜、孟良一众人引兵到此，见六

郎乃各下马相见，因说从骑回报，将军被贼人所擒，特来救取。六郎道知收服焦光赞一事，众人皆悦，入洞中依次序而坐，尽欢畅饮。次日六郎率众人离芭蕉山，焚其巢穴，径向本寨而回。

是时，六郎招伏数员大将，朝廷即加封六郎为镇抚二州指挥正使。岳胜、孟良、焦光赞等一十八员，并授指挥副使。从此，三关人马，雄壮非常，番人不敢轻视。有时番人寻衅寇边，或中国出师征讨，孟良、焦光赞等从六郎立下多少功绩。直至番人屡次丧师，六郎率兵大举深入，攻克幽州，萧后缢死，取其版图以归，书中不能细表。

天禧元年二月，真宗以平定北番将士尚未封赏，特与八王商议，乃授杨六郎为代州节度使，兼南北招讨；授孟良瀛州团练使；焦光赞莫州团练使，其余有功将士，俱有封赏。洵太平盛世也。

当时六郎部下，有官职者，俱各赴任就职，唯六郎以母老乞优容限期，暂缓赴任。孟良、焦光赞须待六郎离京，然后起程。一夜，六郎在府中解衣将寝，忽户外一阵风过，恍惚见一人立于窗下，六郎即起视之，乃其父杨业也，六郎大惊，拜曰：“大人升仙已久，何以至此？”业曰：“汝起莫拜，我将有事说知。今玉帝怜我忠义，故封我为威望之神，已无憾矣，只我骸骨尚在幽州，当速令人取葬，勿使旅魂漂泊。”六郎曰：“十数年前已由孟良入幽州取回安葬了，爹爹何故又

出此言？”业曰：“汝岂知萧后诡诈之谋，延朗知之甚详。”言讫不见。原来四郎延朗曾失落番邦，被招为驸马，番邦平后，得以回府。当下六郎痴呆半晌，似梦非梦，时近三更左侧。待至天明，入见其母令婆，道知此事。遂唤过延朗问曰：“夜来六郎见父，说到骸骨尚在彼处，果有是事否？”延朗惊曰：“母亲不言，儿正欲商议此事。前萧后与众臣定计，怕南人盗回吾父首级，以假者藏于红羊洞，真者留于望乡台。往年孟良所得，便是假的。今日吾父显灵，再当设法往取。”令婆曰：“今北番已归降，令人前往取回，有何难哉。”六郎曰：“番人诡诈，岂肯以真首级交还。不如仍令孟良盗取，必可得也。”即令孟良进府中谓之曰：“吾有一件重要事，着汝去干，须要用心。”孟良曰：“将军差遣，就赴汤蹈火，岂敢辞哉。”六郎曰：“吾知汝去足能成事。今有令公真骸骨，藏于望乡台上，再往盗取而回，汝之功大矣。”孟良应声曰：“离乱之时，尚能为是，何况现在一统天下乎，即往取之，有何难处。”六郎曰：“汝言虽是，奈番人防守严密，还望仔细。”孟良曰：“番人消不得一斧，将军勿虑。”言罢慨然而行。适焦光赞听得府中众人唧唧啾啾，似有商议之状，乃问左右曰：“将军将有何事？”左右答曰：“侵晨吩咐孟良，前往幽州望乡台，取回令公真骸骨耳。”光赞听罢，径出府外，自思曰：孟良屡为将军办事，我在帐下多年。未有些许之劳，莫若暗中赶去，先自取回，岂不是我之功哉。遂装点齐备，径往幽州赶

去,此时杨府无一人知觉。先说孟良离汴京,来到幽州城内,将近黄昏,早已装作番人,混进台下。适遇五六守军问曰:“汝是何人?敢来此走动,莫非细作乎?”良曰:“日前中国天子放北番君臣归境,着我近边戍卒护送,今因无事,到此消遣一回,何谓细作乎。”守军信之,遂不提防。日色靠晚,孟良悄悄登台上,果见一贮骸骨之香匣在焉。孟良自思曰:往年所盗者,果与此不同,今日所得,必是真的。乃解出包袱,并木匣裹之,背下台来。不想焦光赞随后来到,已至台之中层,手摸着孟良脚跟,厉声曰:“谁在台上勾当?”孟良慌张之际,莫辨声音,只道番人巡缉来了,左手抽出利斧,往空劈落,正中焦光赞头顶,须臾已死。比及孟良走离台中,并无番人动静。自忖道:守军缉捕者,单只一人来乎,此事可疑。再回原处,于星光下视之,大惊曰:“此莫非焦光赞乎。”拨转细视,正是不差,孟良仰天哭曰:“本为将军做事而来,谁知伤却自家兄弟,孟良孟良,此心何以能解。”道罢,奔出城市,已是二更,恰遇巡军摇铃来到。孟良捉住曰:“汝哪处巡军?”巡军应曰:“我不是番人,乃屯城老卒,不能归乡,流落北地,充此巡更之职。”孟良曰:“是吾将军之福矣。”乃道:“吾有一包袱,央汝带往汴京无佞府。见杨六郎官,必有重赏。”巡军曰:“杨将军我素知道,敬为带去。”因问公乃何人,孟良曰:“休问姓名,到府中便有分晓。”即解下包袱,交付巡军,再三谆嘱勿误。复来原处,背焦光赞出城均,拔所

佩刀，连叫数声：“光赞光赞，是吾误汝，当于地下相从也。”遂自刎而死。

当下巡军接过包袱，半惊半疑，只得为之藏起。次早偷出城南，径回汴京。且说六郎自遣孟良行后，心下怏怏，坐卧不安，当夜睡至三更，梦见孟良、焦光赞满身鲜血而来。二人拜曰：“重蒙将军恩德，未能酬答，今日特来相辞。”六郎惊曰：“汝等何以出此言？”遂伸手去扯住二人，陡然醒来，却是梦中。六郎犹疑不定，挨至天明。忽府中人报曰：“焦光赞赶孟良同往幽州去了。”六郎听罢，顿足惊曰：“光赞休矣。”左右问其故。六郎曰：“孟良临行，曾言若遇番人缉捕，须手刃之。彼不知焦光赞后去，必误作番人杀之矣。”众亦未信。适巡军回到汴京投府求见。六郎命人。巡军拜曰：“小人幽州巡更之卒。前夜遇一壮士，付我一包袱，再三叮嘱送至将军府来。不敢失误，今特献上。”六郎令解视之，乃木匣所贮令公骸骨。六郎又问当时曾问其姓名否。巡军曰：“问之不肯言，仓促而去。”六郎令左右取过白银十两，赏劳巡军去讫，仍遣轻骑星夜往幽州探访。不数日回报，孟良、焦光赞二尸身俱抛露于幽州城均，今以沙土壅之而回。六郎仰天叹曰：“值戎马扰乱之日，若非二人相助克敌，焉能平定？今日正好安享，辄自丧亡，伤哉伤哉。”次日入奏真宗，敕有司为筑封境，谥二人为忠诚侯。所幸二人生前不能安享者，死后尚得荣封，是亦忠义之报也。